

資訊時代的中文教學

An Essay on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Handling in the Information Era

梁崇烈

說文2分碼中國語文輸入系統作者
澳門民政總署資訊處顧問高級技術員

第五屆兩岸四地中文數字化合作論壇
專題演講

sonnet@shuowen.net

2008年10月

© 2008 梁崇烈 Leong Song Lit

版權聲明

- 說文2分碼中國語文輸入系統由作者梁崇烈獨力研發
- 本文由作者梁崇烈獨力撰寫
- 作者保有一切版權
- 歡迎轉載本文，唯必須先徵得作者同意，並須聲明版權由原作者擁有

內容提要

中國是詩的國度，而中文向來被認為是一種感性文字，只適宜用來寫詩、寫散文，但如用來寫科學論文、法律條約，世界上很多人，包括不少炎黃子孫自己，都認為是一種不夠準確的文字。

這是中文先天的特性呢？還是由於人為的因素造成？我們如何在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提高國人的中文教育水平，進而邁向科技興國？本文作者不是教育學專家，但在中學教過幾年中文，並且長期從事電腦資訊行業，試從開發說文2分碼中國語文輸入系統的經驗，探討從筆劃以至整篇文章的教學。

由於本題目牽涉太廣，考慮本論壇的性質，本文會偏重兩岸四地的語文政策中有分歧或共通之處，加以討論。

壹、 分析語和屈折語

語言和文字是緊密相聯的，要說中文就離不開漢語。

標準漢語語法中最大的特點是沒有形態變化——名詞沒有格的變化，也沒有性和數的區別；動詞不分人稱，也沒有時態。這不同於歐洲語言的特點，使得很多語言學家認為漢語沒有語法也沒有詞類，直到清末馬建忠著《馬氏文通》才「急起直追」，用西洋語法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古籍中的文例。

《馬氏文通》可說是一種研究的方向，但很容易令人誤解，以為中國語法比西洋落後，如果還算是「有」的話。

實則任何語言都有它的語法，否則就雜亂無章，不知所云。**漢語被語言學家分類為分析語(孤立語)**，特點在於不是通過詞形變化（即詞的內部形態變化，又稱作屈折變化）來表達語法的作用，而是通過獨立的虛詞和固定的語序來表達語法意義。譬如說：「我想」，在葡文為“Eu penso”，而‘pensar’因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詞尾變化，所以這個‘Eu’是不必要而可以省略的，‘penso’的詞尾已經包含了「我」這個意思。各族有各族的文化和習慣，我不敢說這個‘Eu’是多餘的；只是反過來說，有人認為拉丁系語文比較準確，有些字可以省略，但使用了就更加清晰，所以國際上的法律文件通常是用法文擬訂的。實則不「準確」就是「不準確」，沒有「比較準確」這回事。**說話寫字準不準確在乎作者其人，而不在於語言文字。**

再以「想」為例，英文的過去式為‘thought’，這就是「屈折」，但是中文不是同樣可以用「我剛才想」、「我以前想」來表達嗎？這就是「分析語」的特色——有需要就用，沒有需要就不用。這其實更符合中國人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至少在當代海峽兩岸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

這裏特別強調「當代」，亦即題目的「資訊時代」。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值得我們好好珍惜並加以發揚光大，但單就題目的「中文教學」來說，並不是古代所有文字表達的方式都可以全盤接受。試在《論語》中隨便抽出一段來做例子：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論語·季氏第十六）」

要了解這段文字，先要知道鯉即是伯魚，是孔子的兒子，還有其他如詩在中國古代教育的地位等等，但這些是文化知識，並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這裏要談的，只是：文中的對話，哪一段是哪個人說的？國學大師可能嗤之以鼻，認為不值一答，但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就不一定那麼簡單了。文中第一個「未也」是伯魚說的，應該很明顯，沒問題。「學詩乎」是孔子說的，沒有深厚的文化知識，就不一定知道了。如果照現代的習慣來說，「曰」的主語應該承接「趨」和「過庭」，那就更應該當成是「鯉」說的，才更為合理。「不學詩，無以言」之前連「曰」都沒有，而古代沒有標點符號，其難以明白就不用細說了。

我寫文章向來強調一句話：**「清晰，是遣詞用字的第一要義。」**下文亦圍繞著這個主題探討。

可能因為中國古代書寫工具和資源不足，以致常常「語焉不詳」。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漢語語意不清，不適合用來寫科學或法律文件。上舉《論語》的一段文字，用

現代漢語重寫，一樣可以寫得清楚明白。

有些人以為用字含糊，才帶有「詩意」，才能「有餘不盡」，才令人「回味無窮」。這實在是曲解了詩的本質——**朦朧之美在乎意境而不在于文字**。含糊和朦朧，更不能迎合資訊時代的新要求。

清楚明白，是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的，因為**語言文字的目的，就是要表達思想感情，亦即是「表意」**。違背了這一點，語文就不成語文。世界任何語言文字莫非如此，所以稱中文為「表意文字」是不恰當的——**任何文字都表意**。正確的說法應是：中文(字符)是「表意字符」(英文 ideograph 中的 graph 正有圖形符號的意思，並不是說整國文字的總體)。

不要以為中文是感性文字就因此忽略了中文的科學要求，甚至看輕自己本國的文字，盲目地崇洋。事實上，古代英語亦如歐洲大部份語言一樣是**屈折語**；現代英語儘管保有部份屈折語的詞形變化，但語法卻像漢語一樣，朝向分析語的方向發展，例如「電腦時代」英文是「Computer Age」而不是「Computers' Age」或「Age of the Computers」，又如「資訊時代」可寫成「Information Era」而不一定是「Informatic Era」。可見**漢語語法在表意能力方面，並非處於弱勢**。如何應用，還是在乎其人而已。

貳、「部份」和「部分」

關於上一節討論的觀點，且讓我們舉些具體的例子來看看。

「部份」和「部分」，應該使用哪一個呢？

香港和澳門對於應是「身份證」還是「身分證」都曾掀起一場爭論，結果官方機構採用了前者。

我傾向盡可能「一字一音」。雖然破音字、多音字的存在是自古已然，而很多人以能夠分辨字的破音，而沾沾自喜，但現代要求科學準確，避免歧義。

學院派引經據典，指出「分」和「份」都是多音字，並提出「份」本來解作「彬」：《說文解字》：「份，文質備也。論語曰：『文質份份。』」

但我們是現代人，不是古代人，現代已沒有人將「文質彬彬」寫成「文質份份」。我們不用太顧慮文字的古義，現代人基本上只會將「份」讀成[國: fen4] {粵: fan6}，寫成「部份」不會引起歧義，更不會讀成「部彬」。反之，雖然寫成「部分」也不會有人將「分」讀成平聲，因此「將蛋糕分成兩部分」似乎沒有太大問題，但有沒有人寫「分成兩分」呢？應該沒有，**就是為了清楚**，所以用「分成兩份」，那麼為何同樣意義來源的「部份」要寫成「部分」呢？

清晰，是遣詞用字的第一要義。

同樣道理，我主張使用「過份」而不用「過分」，使用「份量」而不用「分量」，除非你想表達「過了某個分數」才用「過分」，或「分開的份量」才用「分量」。臺灣《國語辭典》只收「過分」和「分量」，我認為並不適當

參、「過渡」和「過度」

對於「部份」和「部分」，我傾向使用前者，但是對於「過渡」和「過度」，我

卻沒有傾向——因為它們表達的是兩個不同的意義。

我看過報紙上對應該用「度假」還是「渡假」有很大爭議，比較有學術地位的人多主張「度假」。這本來是一個不容易有一致結論的問題。臺灣《國語辭典》只有「渡假」，而沒有以「度假」作為專條(但在前者的解釋中說明「又作『度假』」)，那麼是不是《國語辭典》比較傾向用「渡」字表達這個意思呢？又不盡然。《國語辭典》只有「度日如年」而無「渡日如年」。而「度過」和「渡假」都有，互相加上「亦作渡過/度過」字眼，似乎沒有傾向一些人主張的「度」用於時間(如「度歲」)，「渡」用於空間(如「渡河」)的分別。

我的意見是：漢字中「度」的負擔已經太重，而很多時候並不容易分辨這個「度」或「渡」是用於時間還是空間、抽象概念還是具體事物。我們都知道「渡」的來源是「渡河」，而將它的意義引伸到一些抽象的事物(例如「困難」)或時間，正是漢字演化和應用的常例，如果上述例子全部使用「渡」字，我認為意義更清晰，而對全民教育的普及更有助益。「渡假」的「假」是時間，但連《國語辭典》的袞袞諸公都有些左右搖擺，那又怎要求普羅大眾能夠分辨如此細微的用法呢？

至於「過渡」和「過度」，情形卻有不同，不牽涉哪個對或哪個較好的問題。我曾看過大陸某講解攝影構圖的書用上「過度轉變」，是說從一種顏色逐漸轉移到另一種顏色的程序。這就引起歧義。此處應使用「過渡」，但從字面上，解作轉變得過了份也可以。雖然從上下文推想，應該作「過渡」才對，但對文理的認知，應是由單字推想詞語的意思，由詞語推想句子的意思，由句子推想文章的意思，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先知道文章要表達什麼，然後才推想出一個字應該作什麼解釋。

我在第四屆兩岸四地中文數字化合作論壇提出一個針對簡體字的例子，要求將某些會引起歧義的簡體字恢復原來的繁體字，務求繁簡一一對應。這個例子是：「刘邦被封为王后……」，稍有歷史知識的人一定知道這個「后」是「後」而絕不會是「皇后」的「后」，但正如上述，文字的其中一個任務是向你傳達知識，而不是因為你有知識才明白文字的意思！

日前香港的某報紙有一篇社評，評論香港政府體恤民困。標題是：「及時雨紓困·派糖度艱難」。驟眼看來，我以為是「派糖(如免稅、提高養老金等)的程度很艱難」：派得少了，杯水車薪；派得多了，濫用公帑。如果「度」字改成「渡」字，不是一清二楚嗎？

註：本節標題編號使用「參」，基於避免歧義的原則，我主張用「叁」，而不用理會在字源上相通，但這是文書處理程式自動編的，修改了將影響數字的排序。

肆、「用」和「懂」

以上兩節舉出了兩組例子，都有引起歧義的地方。「歧義」，是資訊時代準確用字的大敵。我們不應濫用「語帶雙關」來作為文學的手段，而對於科學用字來說，就更是大忌。我們應該立足現代，過去由於科學不發達，用字亦往往不注意清晰，但我們不應因為古代曾經如此這般使用，就認為是一個例證，現代人亦要照樣使用。

因此我提出「用」和「懂」兩個概念。

對於初等教育，我們應該著重學生的認知範圍所能夠用得著的，而他們要懂的，亦等同他們會用得著的文字。「分成兩份」就不會寫成「分成兩分」；他們亦無須知

道「文質彬彬」古代可以寫成「文質份份」。

到了中等教育，逐漸增加他們認知古書或某些不按規範辦事而又鑿鑿有據的人寫的文字，但這仍然只限於「懂」的層面，並不鼓勵他們「用」一些不規範甚至會引起歧義的文字。他們雖然明白「分成兩分」的意思，但寫的仍是「分成兩份」。

這裏說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細節的分界以及教材的選用，就當然由教育專家去研究了。

不過，在這裏我倒是要提出規範的問題。目前海峽兩岸對於文字的規範應要落在哪裏，存在很大的分歧。這有歷史的因素使然，但現在大中華地區既然處於一種融和的氛圍之中，亦因此才有這個兩岸四地中文數字化合作論壇的出現，正是適當的時機互相靠攏。

伍、 規範用詞

先不說兩岸之間互相的分歧，就是臺灣或大陸本身，在文字的使用上亦有不少分歧。以臺灣教育部門編纂的《國語辭典》來說，上文舉出的「分」和「份」、「渡」和「度」選詞取舍的不一致，可為例子。另外「抉擇」和「決擇」共存，「輾轉反側」和「展轉反側」並舉，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作為規模宏大的「辭典」，將看古書時會遇到的詞收入，是應有之義，但是作為輔助學生遣詞用字碰到疑難時查考的工具書，將所有可能遇到的詞並列，或者互相加上「又作 X X」，卻很容易引起學生，尤其是小學生的困惑。兩全之道是：要收錄「決擇」和「展轉反側」並無不可，但應註明「現代應作 X X」之類的字眼，或在標題字上加上某種符號以資識別就更好了。

要選取規範用詞，本身已經是一個很惹爭議的課題。有些人認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選取自己認為最適合的用詞，百花齊放，各取所需，表現遣詞用字的多元化，才是文學豐贍富麗的手段；如果規定了一個框框，文章就有如一潭死水。這個矛盾，我提出的仍是「用」和「懂」兩個概念。

以往將兩者合而為一，只會顧此失彼，兩面不討好；但如果分而言之，在教學時先保住基本的遣詞用字，尤其用在科學文字上保持意義的唯一而準確，仍是最重要的。待發展到其他領域的文字表述，例如文學創作方面，不妨稍為放寬這個規範。

求同存異，一直是這個論壇的宗旨。

陸、 簡化和繁化

假如要選取規範用詞這一點達成共識，我建議兩岸四地共同成立一個「常設小組」，就有關用詞的規範，以至其他各種各樣和文字有關的規範，展開收集、研究和制訂的工作，最後同時在兩岸四地公佈。

規範的釐訂，當然有專家在，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文字使用者，只想提出一兩點意見：

第一、大陸過去在「文字改革」方面，我認為走歪了路。人民的智慧是至高無上的，任何「專家」，都要以人民的意見為依歸。數千年來，文字只能「改良」，不能「改革」。將來歷史怎樣評價簡體字，在此不論，我只想圍繞本文的主題，有關

遣詞用字的準確性問題。

文字的大潮流是趨向簡化還是繁化，牽涉意識形態等等問題，兩派互相攻訐，一直都爭論不休。但如果我們從科學的觀點出發，說文字大趨勢是越來越簡單是站不住腳的。根本的原因是：人類從原始的鑽木取火、以巢為居，一直累積文化和智慧，以至現代的凡事都講求科學，而人類的數目由原始的「小國寡民」，以至現代的二百幾個國家，六十多億人口，而中國佔其五分之一，要應付如此繁複的紛紛世事，文字只能變得越來越複雜。這就有如要計算簡單的算式，用心算、算盤，以至簡單的計算機已經足夠；但如果要應付的問題是「神八」，或者全國的民事登記，那自然非使用越來越複雜的電腦不可。電腦是處理數據的工具，而文字是表情達意的工具，其類比關係如出一轍。

文字的繁化是逐漸進行、細水長流的。「然」被「假借」變成虛字，如果要表示燃燒而堅持用本來已經有「火(灬)」的「本字」，就會引起意義的混淆，就算古代不是「資訊時代」，先民亦明白「清晰，是遣詞用字的第一要義」，為了避免引起歧義，於是逐漸衍生出「燃」字(吾師龍宇純先生等學者，稱這種造字方法為六書之中的「轉注」)。

「文字改革」諸公忽視這個規律，大量地運用同音假借來進行「漢字簡化」，大開倒車，於是造成意義的混亂，得不償失。

以我先前提出的句子為例，「刘邦被封为王后」，用詞的規範應該將「王后」用於表示「君王的妻子」，而單詞「後」用於表示時間或空間前後的「後」。這才是準確的遣詞用字。

我對用詞規範的第二個意見是「望文生義」。

柒、「學位」、「學額」、「學銜」、「教銜」

一般人將「望文生義」當成一個貶義詞，當成小學生不通文墨的同義詞，我卻有不同的見解。

且讓我們先看《國語辭典》對上述四個名詞的解釋：

學位：『通常指大學以上學生，於學分修習完畢後，具有某種程度的專業常識，經有關的學術機構覈可而授予的學術資格。……』

學額：『依估計學校可能的容量，定出招收新生的額數。……』

學銜：(無收錄)

教銜：(無收錄)

大陸的《漢典》前兩個名詞解釋基本相同，也無收錄「教銜」，但有收錄「學銜」：

『高等学校教师、科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职务称号。我国高等院校教师职务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科研机构的职务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以上总称为学衔。』

現時一般人，包括報章，不少使用「學位」一詞來表示在學校讀書的機會、身份、位置等意義，例如：「家長為求子弟升中一的學位，在學校門外通宵輪候。」很多保守派的人群起而攻，指出將「學習的位置」稱為「學位」是望文生義，正確的說法應是「學額」云。

其實文章是由句子組成，句子是由詞語組成，而詞語則是由單字組成，理想的

「表意文字」，應該體現一種「樹狀結構」，由單字推想詞語的意義，由詞語推想句子的意義，由句子推想文章的意義。望文生義有什麼不好？雖然文章可能有單字以外的意義，所謂弦外之音，全部可能比部份的總和還要多，但是畢竟不能違反單字的本意而憑空推想文章的意思。以簡馭繁，是我們推廣中文教育的宗旨。與其說意義的最小單位是「詞」，不如說是「字」。中文的詞可能多至數十百萬，但用的字通常只有三四千。雖然 1+2 並不就等於 3，但是這個 3 畢竟還是要由 1 和 2 推想出來，這樣才利於學習。

回過來說「學位」一詞，其實「升中一的學位」沒有什麼問題，如果說有問題，反而是「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從字面上根本推想不出它們的意義，而只能強記「學位」就是這個意思。請留意，《國語辭典》和《漢典》都沒有舉出「學位」這個解釋的來源。莫名其妙的不知從何時開始定出這個解釋，但「劣幣驅逐良幣」，竟然將更合理的用法指為錯誤！

從「學士學位」等意義去推敲，應該使用「學銜」才對，即「學習完成後所得到的名銜」；而大陸對教師職銜所用的詞語「學銜」，應該是「教銜」或「師銜」才對——全部張冠李戴！

或者說，「升中一的學額」至少沒錯，可以避開「學位」的紛爭了吧？這其實錯得更嚴重，再請看《國語辭典》「額」字條，除了解成「額頭」和引伸出來的「匾額」等意義之外，有以下解釋：

『限定的數目。如：「名額」、「兵額」、「額滿為止」。……』

可見，「額」是總體的數目，是全部不是個別。如果說某校「升中一的學額是 100 個」，是對的；但如果說「陳先生排隊排了一個通宵，才為兒子爭到一個學額」，則是大錯特錯。

詞語的意義，不應和它的組成部份(單字)相違。

捌、 約定俗成和訂立標準

「學士學位」等詞的不當用法，似乎已是積重難返，而語言之所以能起溝通交流的作用，在於互相建立的一種「契約」，亦即所謂「約定俗成」。這就引出一個「從正」還是「從俗」的問題。

我認為，標準之所以成為標準，乃在於兩種或以上的事物並存而難分對錯時，由「權威」選出其中一項頒佈，由大家共同遵守。假如事物之間有明顯的對錯分別，那麼人人都可以「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標準並無訂立的必要。「標準」不能蓋過「真理」。

上文提到「文字改革」時，似乎有點「反權威」，而主張順乎自然，由人民逐漸演變來決定。但其實說文字可以由少數專家主宰，強加於人民，和說文字只能順乎自然，絕不能加以人為的約束，都是文字演變的光譜上的兩個極端，都有各自的偏差。文字的約定，就有如「基本法」一樣——可以修改，但不輕言修改。

推行簡體字的人，往往祭出一枝大纛：絕大部份簡體字並非憑空造出，而是自古已然。譬如說，用「从」來表示「從」，翻開《說文解字》，說某字「从〇〇聲」或「从〇會意」，比比皆是。但何不想想：為什麼古人有簡單的字不用，而要拿著「如椽大筆」，蘸一次墨寫不了幾個字，而經過兩千年之後仍然寧願選取一個筆劃較多的

寫法呢？如果說這是封建統治階級，以及少數的「專業文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強加於人民的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真正的原因，顯然是筆劃少的字，形象不夠突出，容易誤認，所以才加上不同的偏旁，令一個字的特徵明顯而與別不同。例如「从」容易和「比」相混，於是加上其他意符。——這就是人民的智慧：**清晰壓倒一切**。

自古已然而今已不用，正是我們在「用」的層面棄「从」而取「從」的原因。從故紙堆中找出古字作為簡化的手段，是不符合文字演變的規律的。至於從「懂」的層面來說，當然兩個字都認識就最好。

漢字簡化是一種與「用字準確」背道而馳的運動，但這種說法並不表示任何現存的文字都不可改變，只是改變須要慎之又慎。尤其是關於遣詞用字方面的標準，應該根據樹狀結構的原則，對於不合理的用詞加以否定。這種否定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譬如「學士學位」不合理，令人摸不著頭腦，但如只有我一個人說「學士學銜」，恐怕問題更大，更不知所云。

我建議兩岸四地共同成立一個「常設小組」，對於詞語的組成規則，以及繁簡不能對應，和容易誤解的簡體字，逐一討論，建立一套兩岸四地共同遵守的標準，則造福大中華的學子，亦造福大中華的人民！

簡體字已經推行了半個世紀，大部份人已經習慣，要改變殊非易事，但為著中華民族的融和以及在新時代「用字準確」長遠的發展著想，仍是值得的。

也不是說所有簡體字都是不好的，只是一切以「清晰」為依歸，譬如本文用「臺灣」而不用「台灣」，其實只是繁體字以「臺灣」為「正」，在未有正式訂明「台灣」作標準時，只好暫時採用前者，而後者我也不怎樣抗拒。原因是「台」原本通「怡」，亦可解作「我」，但這個意思和讀音在現代已不通用，用「台」來代「臺」從字形、讀音和意義來說，都不會引起混亂。

玖、 繁簡對應

表面上，上文好像扯得遠了，但其實這仍是圍繞著本文的主題：資訊時代的中文教學。之所以要成立一個「常設小組」，就是希望兩岸四地在大融和的氛圍下，可以互相靠攏，達到「書同文」的理想，有利兩岸的中文教學和溝通。

既然簡體字已經隱然生根，我不同意某些過激的言論主張「廢除簡體字」，而只應該逐漸調整，首先減少使用「假借字」，避免簡繁的一對多的現象。

半個世紀之前，兩岸處於對立狀態，而且對「手寫目視」來說，繁簡的辨識僅在乎人對兩種字體的認識。但是到了資訊時代，尤其是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兩岸的交流頻繁，**繁簡的不協調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一般來說，繁變簡是多對一的轉換，用電腦可以保證無誤地轉換；但是相反的簡對繁，由於是一對多的轉換，電腦的智能尚未能百分之百準確地轉換。例如「头发」可以成功轉成「頭髮」，而「发达」也一定是「發達」，但詩人「李金发」就不一定能順利轉換成「李金髮」了。

除了對一對多的簡體字提出修正之外，其次要研究的是字形上會引起混亂的簡體字。上舉的「从」是一個例子。雖然「从」「從」之間是一對一的轉換，但因容易和「比」字混亂，也屬於須要研究的項目。又如「言」作為左偏旁寫成「讠」，所有系列的字如「请」、「诀」等和「請」、「訣」等字並無對應上的困難，但由於「讠」

和「讠」形狀太近似了，「请」很容易誤認為「清」，尤以手寫為然，可作為研究改變的另一個項目。

說回「教學」。推行簡體字的諸位先生本來懷著善意，希望掃除文盲，全國人人都識字，這種心意是值得敬佩的；但實際上，是不是漢字的筆劃越少就越容易學呢？這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我們學漢字，不應是一筆一劃地學的（那才是筆劃越少越容易學），而應該是一個個部件地學：由小部件組成簡單的漢字，或者小部件本身就是一個漢字；再由簡單的漢字組成更複雜的漢字。這種樹狀結構更符合人類的思維方式，因此才更容易學習。舉一個例來說：當要告訴人「想」字怎樣寫時，不應說「一橫，一豎，一撇……」，而應該說「想」字是由「相」字下加一個「心」字組成。那麼「相」字又怎樣寫呢？「相」字是由「木」加「目」組成。那麼「木」字呢？因為「木」是基礎部件，應該在學字的最初階段就已教曉，那才是一筆一劃地教。

這些不同的部件，是幼兒認識一個陌生的漢字時的「抓著點」——抓著點越多，越容易學。現在漢字簡化了，抓著點少了，字和字之間的不同特徵被削弱了，因此就更難學和更難認。「广」（廣）和「厂」（廠）看來差不多，**兩者的分別純屬強制規定，完全沒有理據，其難於學習由此可知**，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大陸、香港和臺灣由於各自的需要，對部件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彼此分歧頗大，由五百餘個到近千個，這應是「常設小組」須要研究的重點。我個人認為，要起到**以簡馭繁**的功效，**部件的數目不宜過多，大概二百餘個較易學習**。這就要合併類似的部件，**或將部件的定義修改，以便將現時的大部件拆分成較小部件**。

事實上，在資訊時代，**手寫的重要性已逐漸降低**（但當然手寫永遠都會有它的價值），因此筆劃的多少並不像半個世紀以前影響那麼大。譬如我用說文2分碼輸入「臺灣」和「台灣」都是打三碼，這是我暫時仍然使用「臺灣」的原因。

對於簡體字在當代的價值和在教學上的取態，我還是提出「用」和「懂」兩個概念：雖說兩岸融和，但實事求是地說，**距離「書同文」仍然有一段頗長的路要走**。如果不能一步到位，那麼**繁簡並存將不可避免**。兩岸都不應排拒對方，將自己的字體定為一尊，而將對方的字體定為「不規範字」。各走一步，才稱得上**互相靠攏**。

因此，也不能單說簡體字引起意義的混亂等缺點，無可否認簡體字亦有優點，起碼筆劃少，在手寫時，確實帶來不少方便。而繁體字中，有些字也確實太「繁」，例如「籲」，雖然說文2分碼只是打三碼，但畢竟手寫還是要32筆！用「吁」字取代還是有一定的理由的。無論如何，這就要**兩岸撇除成見，共同研究**。

或者說，推行簡體字是要減輕學習的負擔，現在不減反加，還要繁簡兼備。沒奈何，這是現實，在過渡期內，莘莘學子就要辛苦一點了。還好，根據網民的反映，由於繁簡多少有些對應關係，所以學習多一種字體並未引起太大的負擔。

壹拾、漢字的理據

「同音假借」是漢字簡化的其中一個手段，它引起「詞語」意義上的混亂，已如前述。漢字簡化的另一個手段是「草書楷化」，它引起「單字」不能用組件的方法來分析和學習，是除了因形近而引起意義混亂之外的缺點。

組件和組件之間，本來是以固定的位置和方式結合在一起：

從結合位置來說：

左右上下，包圍支架

左右：清 3g 新' f

上下：安 rx 基 hg

全包圍：圍 u5 回 uo

下包圍：凶 xu 函 zu

左上包圍：廣 fh 民 pc

左下包圍：連 10 建 le

左中右：粥 sws 辦 j8j 獄 d' k

上中下：暴 qh3 寒 rhy 冥 rq6

上包圍：鳳 95 問 mo 周 ngo

左包圍：區 eo 匹 e8

右上包圍：勾 dz 式 ci 包 dl

支架：乘 til 坐 aag 乖 8il 幽 vss 兩 maa

從結合方式來說：

離觸接屬，交連重掛

相離：初 kd 旦 qm 因 uk 爾 wxx

相接：丁 mj 失 8k 光 w9 玄' s

相交：史 ox 束 to 東 tq

相重：火 wa(中撇上半為 w 及 a 共用)

相觸：合 ao 受 wx 南 0y

相屬：氣 9w 必 v8 斥 f'

相連：果 ut 里 ug 畢 ui 未 0t 本 t0 夫 0k

相掛：沈 3r9 確 yra 孝 gzz 寿 j[. 东 7w 乐 ew

註： 支架的結合位置理論由說文 2 分碼作者提出；

大陸專家所稱的「相重」，說文 2 分碼改稱為「相連」，而另立「相重」一項；

大陸專家「相掛」只舉出「孝」和「寿」做例子，而將「东」和「乐」視為「相交」，說文 2 分碼作者重新定義：兩個組件只有一個相交點、主體部份保持相當獨立的外觀者為「相掛」。

在資訊時代，漢字組件化除了可用作拆分取碼的根據，還可以藉此增強漢字的理據，使漢字的學習不致淪為「死記」。

「草書楷化」造成大量的獨體字，如「书」、「专」、「戈」、「来」、「长」、「东」和「乐」等，不利於漢字的分析和學習。說文 2 分碼作者在編碼時雖然已盡力挽救，重新定義「相交」和「相掛」的分別，避免太多字變成黑箱，無從分析編碼，但無論如何，簡體字的出現不但未有令中文「簡化」，反而在中文的學習、辨認、分析、排序、輸入和電腦操作等方面增加了不少困難。

其實這問題並不單只在簡體字存在，在繁體字中，亦有一些未能符合組件化的要求的。舉例來說，大陸將「鬼」和「象」的中豎和撇連接，其實減省不了多少，但卻將字變成不可拆分，不能再用「田」和「儿」等概念來分析「鬼」字。其實繁體字的「免」也有同樣情況。這些希望兩岸專家共同努力研究解決。

至於簡體字的「符號化」，如「萬能的又」、「萬能的又」等，其斲喪了漢字的創作原理，由於本文主題不在討論簡體字，而在討論資訊時代兩岸四地的融和合作與中文教學的關係，在此就不一一論列了。

有學者提出「草書楷化」不如「草書普及化」，而要普及草書，我認為還是應該從漢字的組件化入手。即是說，如要全體人民記憶每一個字的草書寫法，甚至整行字一筆寫完，實在難以施行；但如果只須記著「月」字的草書寫法，那麼「明」、「萌」、「盟」、「青」、「倩」、「蓍」等便可以類推索求了。

壹拾壹、 輸入法和書寫一致

上文一直在討論兩岸四地合作對中文單字以至中文詞組的規範化訂立標準，目的除了中華的大融和之外，還因為在資訊時代，文字已不能脫離電腦獨立生存。而將中文輸入電腦或用電腦來處理中文信息，就非有一套共通的標準不可。

文字在很久的將來仍會是信息傳遞和儲存最重要的載體。

根據報章登載，海峽兩岸越來越多人能夠在電腦上輸入中文，但要他們用筆書寫反而大感茫然。究其原因，一是拼音輸入法的流行，人們只記起讀音而記不起寫法；二是舊式拼形輸入法將漢字割裂、筆劃次序顛倒，令人只看到細部而看不到全體，再難記起字的正確寫法。

理想的中文輸入法應是與書寫一致的，以形為主，打字就有如用鍵盤來寫字，多用電腦不僅不會降低中文水平，反而可以有所提升。

要做到這點，中文的寫法就先要有共通的標準。

文章由句子組成，句子由詞語組成，詞語由單字組成，單字由組件組成。一般學者認為組件就是漢字結構的最小單位，再小的就只有筆劃；但**我在筆劃和組件之間另外提出一個「元件」的概念。**

下文就從筆劃開始，談談中文的標準和中文電腦化的關係。

壹拾貳、 筆劃

說文2分碼不是一種輸入法，而是一個輸入法的系統。其最簡單、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學識的輸入方法是說文筆劃碼，即是將「頭三尾二」的筆劃照打就成。

例字：

斗（丶、一丨）（少於五筆則盡打；點在上或左上先寫）

求（一丨、丶、）（點在內或右上後寫）

國（丨冫一、一）（全包围先上後內再封口）

莫（一丨丨、ノ、）（草頭以大陸規範優先）

條（ノ丨丨、ノ、）（字無兩捺）

候（ノ丨丨、ノ、）（點捺均可時，以捺優先）

從這些例字，我們發現，**兩岸四地的寫法不盡相同**。譬如說，有些人寫「斗」字是先寫十字，才寫兩點，這就造成輸入中文的困難。有人以為寫出來的字可以辨認，寫的過程不重要，這在古代或者是的，但在資訊時代，除了造成輸入的困難之外，還令一些以筆劃為排序的索引系統無法實施。由於寫字基本上由童蒙時開始學習，是受過基礎教育的人都懂的（至少對常用字來說），而**筆劃的不規範卻引起電腦以至手機的漢字輸入增加很大困難，令最簡單、「不用學就會」的輸入方法一起步就遇到挫折。**

「斗」字的問題，還可說是個別人的錯誤，但請看「草頭」的寫法，大陸是「橫豎豎」，臺灣是「豎橫橫豎」，香港是「豎橫豎橫」，再加上俗寫的「橫豎橫豎」，真令人無所適從！而前三者都是官方或半官方機構提出來的「規範」。

「求」字之中，點最後寫應該沒有爭議，但「戈」的末兩筆在大陸是「撇點」而臺灣是「點撇」。「條」字的最後一筆作「點」，基於「字無兩捺」原則，應無問題；

但「候」字最後一筆，大陸是「捺」，而臺灣是「點」。

兩岸四地之中，「告」字和「周」字的寫法，只有香港教育學院提出的標準認為中豎應該向下穿出，而香港出版的字詞典基本上準此。這不但影響最後的字形，連筆劃的順序也改變了。

以上種種，都不是輸入法的編者獨力可以解決的，必須由兩岸四地協商訂出標準。

筆劃三要素中，除了筆順之外，就筆形來說，兩岸「吳」「吳」的分別、「己」在左方要不要改「橫」成「提」（如「改」、「顧」有改，但「創」沒有），以及「小」在上要不要省去「鉤」（如「省」、「尖」、「塵」等）；就筆數來說，值不值得為了省一筆而破壞造字的理據（如「減」是水的減緩；水是「涼」的而冰是「冷」的；見到器皿盛著食物而想「盜」取或見到美味的羊肉時垂涎「羨」慕），這些都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而必須由兩岸四地設立小組共同討論。

壹拾參、 組件

很多學者提出「交重不拆」（交連不拆），作為組件的其中一個定義。我再提出一個「相屬」的概念，即是**筆劃群之間隸屬於同一個意義的單位，縱使相離，也不應該拆分**。例如「氣」字只能分成「气」和「米」兩部份，而「气」之中的筆劃，聯合組成同一個意義單位。

這引出一個問題：很多意義相屬的組件，不一定是常用字，一般人未必認識，無從判斷它的相屬意義。於是我提出：**所有康熙部首，都是「當然組件」**。因為《康熙字典》，畢竟是集千百年來中國文字學之大成，並且是皇帝敕修，有其權威性。**除非由兩岸四地共同提出新標準對其作出修訂**，例如「龠」使用量太低，應予取銷，但在此之前，我們仍不得不以之為大中華地區普遍共同接受的標準。

有關組件的詳細說明，可參閱我在第四屆兩岸四地中文數字化合作論壇發表的論文：《描述性和辨別性——漢字組件化的兩個方面》。

壹拾肆、 元件

組件本來是漢字結構的基本單位，但相交是組件，相連是組件，連相屬也是組件，令漢字的基本單位過大，難以分析，不易說明。

對輸入法來說，「里」字「田」「土」相連，「果」字「田」「木」相連，連「畢」字也是上下相連（臺灣標準是相接），如果不能拆分，是不是都只能取一個碼呢？如果要取一碼，既不使用大鍵盤，就只能向開頭部份入手，用「田」來作為它們的共同編碼。如此一來，有重碼不打緊，但**重碼太多，就難以接受了**。而且以數學中「集」的理論來說，既然在全集（「里」）中分出了其中一部份的子集（「田」），那麼為什麼它的餘集（補集）（「土」）不能作為一個單位來看待呢？於是一方面我們說「里」**相連不拆**，另一方面又將它視為「田」和「土」兩個概念的組合，那麼這兩個「概念」，不稱為「組件」或「部件」不打緊，但總應該給它們一個「名分」。那就叫做「元件」吧！

對中文教學來說，在第三屆兩岸四地中文數字化合作論壇，我發表的《中文輸

入法大勢評議》中提到一個例子：學者說「中」字的「口」和「丨」相交不能拆分，但當我們向一個幼兒解釋「中」怎樣寫時，如果說「『中』字嗎？就是『中』字這樣寫」，這不是說了等於沒說嗎？相信我們都不會這樣說，而只會說「先寫一個『口』字，然後寫一豎在中間穿過」，這不就是「拆分」了嗎？我們既要保護「組件」(部件)，不能再拆分，那就只好另外提出「元件」這個理論了。「口」和「丨」都是元件。

再舉一例：許慎《說文解字》將「東」字解釋為「日在木中」，固然已有文字學家指出其字源上的錯誤(「東」字的本源是一個兩端束起的囊)，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它的本義已經消失，而用「日在木中」反而符合「立足現代」的原則，而且和「束」、「束」等字比並而觀，更是條理井然，利於教學。「東」既然相交，作為「組件」(部件)不能拆分，那就拆成「木」和「日」兩個「元件」吧。理想的輸入法應該按此來取碼，而在教學方面，雖然「日在木中」既可以表示日出時的東方，也可以表示日落時的西方，似乎不很科學化，但如我們明白古人科學知識的不足，例如用「心」「想」而不用「腦」「想」，那就不用斤斤計較了。

有理據幫助聯想，總比沒理據好。

壹拾伍、 詞組

筆劃、元件、組件、單字的關係，已如上述。但我們思想的時候，不是一個一個字地想的，而是以一個一個的詞組為單位。因此，理想的輸入法，不應逐個字輸入，而應是整個詞組地輸入。這就是上文我一再強調兩岸四地應要共同釐訂用詞的標準的原因。譬如說，我們可以打「扌」「夂」「扌」「睪」(jdj4)來輸出「抉擇」(詳細的編碼方法可參閱 <http://shuowen2.com> 的說明文件)，而儘管我們看古書時應該明白「決擇」的意思，但卻不能打「彳」「夂」「扌」「睪」(3dj4)輸出「決擇」，因為這是不規範詞，不鼓勵使用，而系統亦不支援。

我有一個朋友寫(輸入)「根據」時老是寫成「跟據」，可能他錯誤以為這是「跟踪」和「依據」的綜合。如果使用理想的輸入法時，「足」「艮」「扌」「虔」(qpjt)根本打不出中文，只有「木」「艮」「扌」「虔」(tpjt)才能輸出「根據」。

報章上常常看到「倍受關注」，這個錯誤一定是以普通話/國語為母語的人犯的，廣東話「備」「倍」不同音，但無論如何，打「亻」「冫」「門」「彳」(awm3)只會輸出「備受關注」，因為詞組庫中沒有「倍受關注」。

理想的輸入法，應該輔助使用者避免錯別字。

當然了，如果想表示「對社會的貢獻」，卻輸入「對社會的供獻」，目前的電腦系統很難避免，因為「供獻」也是一個詞組，只是表示不同的意思。這就要提高電腦系統的「人工智能」來處理句子。

壹拾陸、 句子

由詞組組成句子，用「千變萬化」不足以形容其複雜，所以目前的中文輸入系統並未能解決有關問題，畢竟寫文章的是人而不是電腦！

但是我在開發說文2分碼中國語文輸入系統時，加入了詩詞古文，使用者只須

打出著名古詩文的其中一句，系統便會提示上句和下句，如此追溯，可以查出全首詩文。這應可為提高國人的文學水平作出一點助益。此外，全文檢索功能可令使用者根據一個詞語而搜尋著名詩文包含或關涉這個關鍵詞的句子，例如輸入「兄弟」可以查找「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論語·為政第二[21]〕、「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杜甫·佳人〕，並且查到曹植的〈七步詩〉和「兄弟」有關等。

現代的句子千變萬化，古詩文何嘗不是？所以我除了加入《詩經》、《論語》、《孫子兵法》、《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唐宋名家詞選》……等等之外，實在沒可能包羅萬有，所以只能針對中小學生的需要，將教科書中的古詩文加入，希望從另一方面作為對中文教學的微末貢獻。

壹拾柒、 文章

中文輸入法能夠對句子的寫作發揮作用，已經不簡單了，如果要對整篇文章的寫作提供幫助，那就有點要求過高了。

不過，我在第四屆兩岸四地中文數字化合作論壇中提出說文組件碼在排序檢索方面的功用，希望可以在資訊時代，幫助學子輕易在圖書館、百科全書、字詞典等查找所需資料，間接為寫文章提供思想的泉源。詳見上屆論文。

結語

可能有學者專家在看本文的〈內容提要〉時，見到「筆劃」一詞，會皺起眉頭，認為應該是「筆畫」才對。雖然我已經解釋了為什麼我用「部份」而不用「部分」，或者仍有人會不以為然。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實在也不能強求。而異體字和「異體詞」的存在自古已然，並非毒蛇猛獸，也不一定要將自己的習慣定於一尊。繁簡並存，也是我提出在過渡時期可以接受的一種現象。

但是，就本文主題：資訊時代的中文教學，尤其對小學生來說，太多的分歧畢竟令人無所適從。所以我提出「用」和「懂」兩個概念，懂的字詞不妨多些，但用的字詞就最好能夠「規範化」了，因為：

清晰，是遣詞用字的第一要義。

要達到規範化和訂出標準，不能由少數人決定，所以我建議在現今大中華地區融和的氛圍之下，兩岸四地共同成立一個「常設小組」，互相靠攏。

由於篇幅和論壇的時間所限，以及由於我到底不是教育專家，所以本文主題有很多方面我都沒有照顧到，例如我在整理澳門政府用字的法定譯音時，發覺《康熙字典》鉅細無遺，將古代字典詞書的讀音一網打盡，往往一字有十餘個讀音，莫衷一是，這些對資訊時代的中文教學都有極大影響，只好留待專家學者指正了。

最後，說文2分碼中國語文輸入系統的開發，除了作為輸入法之外，希望可以為中華學子的遣詞用字提供一點幫助。